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辨惑編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王鎮衡

子部一

辨惑編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辨惑編四卷附錄一卷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是編作於至正中因吳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二曰疫癘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

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喪十曰擇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禄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時日十五曰異端末一卷附錄書及雜著八篇皆力闢俗見斷然據理以爭與是編相發明者也昔宋儲泳作祛疑說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學海中載其節本應芳此書持論雖似乎淺近而能因風俗而藥之用以開導愚迷其有益於勸戒與泳書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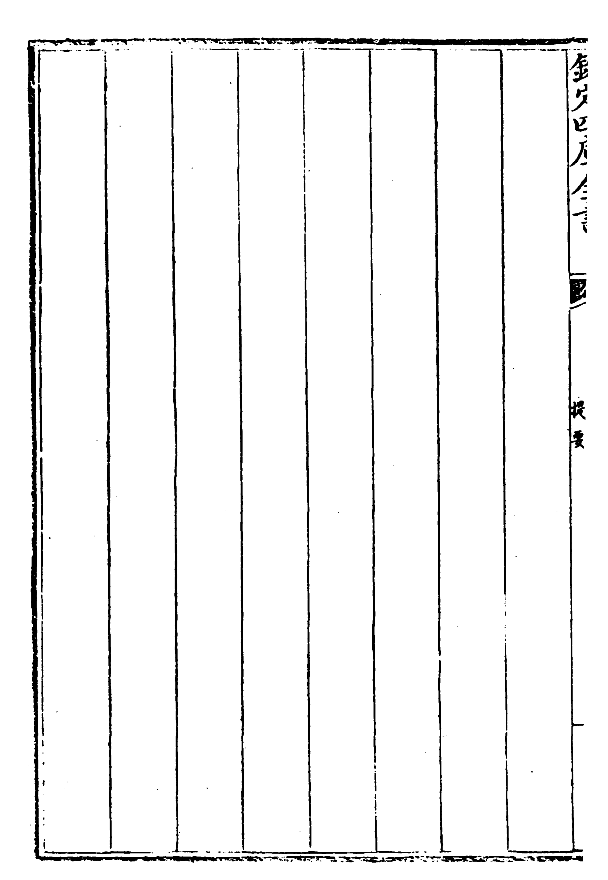
而持論較泳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安讕言長語曰陵謝子蘭取聖賢問答之詞闢異端者為書名曰辨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真可以正人心益深取之也惟葉盛水東日記曰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于世其中援据經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

獨惜其過當春秋書毀泉臺君子以為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説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應芳之失葢講學之家往往矯枉過直此亦其一讀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辨惑編原序

往年余舟過毗陵之洞子河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沿河而東拱手肩隨鴈行以進秩秩然無敢越序者心甚異之風颿迅速欲艤舟訪其師而不可後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風雪中有客叩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子蘭不遠來過廷之坐舉酒相屬談論亹亹可聽慕其人於二十年之前而一旦與之相覯其喜為何如哉良久子蘭出鉅編置案上拜而請曰

吾嫉夫異端邪説之誣民而難以口舌辨也於是裒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鑒為是編有年矣而未敢以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敏退而觀之則有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言異服者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追其衰也九流百家干時惑衆各以其術鳴於當世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莫有能悟其非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説盛則雖高明宏博之士猶或甘而溺之以洛建諸儒力排痛詆

而狂瀾之倒亦不能盡障而迴之也吁愛生而惡死懼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故而徒諂黷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瑩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珞琭之書屑屑乎姑布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而利害交戰於内膠膠擾擾卒無以勝其私而窒慾將以求生也而實害之將以辟禍也而實速之嗚呼何其惑之甚也使其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之矣叙而歸之俾俟夫有道

者正焉至正戊子二月朔京口俞希魯書

世降周姬王化陵夷異端並作日衍月滋其惑非一風俗以衰迷罔感悟匪氓蚩蚩死生鬼神祭祀著龜謨訓孔昭典法具垂昧彼正途蹈於他歧妖怪是徵淫邪是祠癘疫是畏巫覡是祈禁忌之拘時日之疑葬必求利喪禮則虧曰相曰命為妄為欺至於老佛與聖背馳陷溺其中胡乃弗思事事物物惟理可推是非有無孰外於斯理苟明矣惑安所施何以明理格物致知辨惑之

要庶其在茲卓爾特立有見者誰維子蘭氏大雅之資篤信力行俛焉孜孜悼昏憫愚戒勸箴規爰述此編採輯靡遺善行嘉言可效以師于以辨惑瞭如妍媸家傳其書人習其辭勿謂無益俗變風移人心既正善治之基嗚呼識者為余賛之至正甲午秋七月既望中山李桓晉仲書

辨惑編卷一

元 謝應芳 撰

死生

死生亦大矣非原始要終以知其說者往往貪生畏死而為異端邪說之所惑苟知之則生順死安可以無疑矣應芳不揣謏聞力排邪異故先述聖賢所言死生之理以冠編首葢庶乎端

本澄源之意云

論語曰死生有命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家語曰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有始則有終也

或問命揚子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顔氏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㫰乎㫰乎曷來遲去之速也君子兢諸

或問揚子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

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殘賊或
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
終自然之道也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瓊進
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
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中說
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
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

大者　柳文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通鑑

公為僕射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不可不戒公曰死生有命為之益力　續通鑑

歐陽文忠公曰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

其天年此自古聖知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坐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而年不及三十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禀之於天非人力所能為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執奇怪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程子曰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是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遺書

伊川先生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危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

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達須平時

做工夫捨則臨事自然如此程氏外書

張子曰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近思錄

朱子謂學者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

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語錄

林氏問朱子曰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死非正命也須是看得孟子意如何如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

死於縲絏不成說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所斟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校便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南軒張先生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於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而止於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

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讀書記

疫癘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多矣至於患疫則曰有癘鬼主之余嘗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迓神詭衣冠面具為凶醜狀旗旄鼓吹衛從而舁之曰此主疫之神唐張廵也原其謬蓋以公有癘賊之語附會以神之吁公守睢陽以兵盡力竭不能殄大逆忠義激烈故有是言豈為厲以害天下後

世之人哉彼汎言癘鬼者固不足信況誣忠藎之臣乎奈庸俗陋闇轉相煽惑遇病疫者皆惴焉而絶交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於斯故述此篇於死生之後以曉之

庚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

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晉書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絶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牀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

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
悉瘥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相關著前
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
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
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
愛此風遂革北史
曾中書鞏在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
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飯

食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明建錄

杭州大旱饑疫並作蘇文忠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明年方春公又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黄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

胡文恭公從孫鈞居晉陵歲大疫族人有舉家病者死

者過半親戚畏避莫敢視君聞亟往具棺斂營藥石存亡咸不失所言行錄

祝二翁為人長者歲大疫親舊有盡室卧病者雖至親莫敢闖其門翁每清旦輒擕粥藥徧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為常鄉人高其行晦菴文集

劉忠清公作尊天敬神文曰蓋聞非其鬼而謟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

行而為五歳月欲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饑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迺成癘疫各有源流氣相薫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

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内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蚖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况至貪者卑吏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坱軋鈞播而乃饕餮盤飧理固甚明

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环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梃利刃其次曰齋醮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宾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可恥妄言禍福以紿昏愚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奩僅充一藝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餘或假貸

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産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絶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瞎以鼓樂不恤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寃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恩之心更為怨詈則誣蠛天理壞亂人倫其為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

羣心徒抱拳拳未免喋喋儻能景德者感曽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事為敢瘳民瘼同底於壽富康寧文集

鬼神

北谿陳先生曰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茍不先述古人所謂鬼神祭

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
則又何以寤世俗之疑耶應芳今錄此四項而
此篇者先論鬼神之本意
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
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
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
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

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遺書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上蔡謝氏曰動之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而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

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生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

鬼神天地間之妙用祖考之精神即我之精神

朱子曰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文集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

李氏問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如何曰若論正理則樹上忽然生花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乃

造化之迹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叫則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以為怪語錄

程子謂伯有為厲事别是一理朱子曰謂非死生之常理也

南軒張先生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上言之魂氣

為神體魄為鬼凡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

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謂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人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横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亦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聚散之蘊所以示世者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咻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

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定見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内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祭祀

應芳生長吳楚閒每見邑里之人歲時烝嘗皆菲然食飲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意徼福動輒

致大牲以祀享之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禮莫大於分令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為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況求福乎故愚采輯前言獨詳於上下之分祭各不同以破不知者之惑若夫籩豆之事則不盡錄

禮記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天子之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

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漢書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户井竈中霤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

程子曰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遺書

朱子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語錄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朱子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葉氏問朱子曰旁親遠族不當祭者若無後則如之何

先生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為他祭

北谿陳先生曰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為天地民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為一國之主故可以祭一國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也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其祖而祭其父伯叔父自有

後而吾祭之皆為非所當祭北谿字義

淫祀

淫祀之說經有明訓國有常憲愚俗惑之未足為怪至學士大夫亦從而惑之斯可怪矣余自先人殁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故也天歴中大疫由母氏以及同産皆遘瘧務求醫藥不事祈禱既而病者俱瘥予則無恙時鄰里崇淫祀者適多斃于疫或以是頗歎異之觀此亦

可見淫祀之不足信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左氏傳

楚昭王病於軍中卜河為祟大夫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史記

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七百餘所

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唐書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嘗卧病家人私爇楮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苟有知豈枉法而受賄耶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韓公過佛寺神祠必鞠躬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為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為也道山清話

程子曰除神祠然後人為善遺書

謝上蔡嘗言祖考精神便只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盡

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而來格令人於祖宗正合著實處都却鹵莽只管外面祭他鬼神不知他鬼神與己無干涉雖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若是淫邪竊食而已必無降福之理

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

不神而可賄又安用事通鑑

晦菴先生曰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故璵作紙錢易之語錄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所謂非其鬼也

論道家三清云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挾户了老子既是人鬼又乃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虚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玄武七宿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如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如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令州郡惟社稷最正又曰令州縣祭社却是要之祀嶽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

北谿陳先生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脈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祭祀只緣佛老來都亂了

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甚關繫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勲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太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封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上帝而已安有一箇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

據泰山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脈全不相干涉而所在州縣皆立東嶽行祠亦失於講明之故字義

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為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為貌像為立配為置男女屋而居之褻瀆神祀之甚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是的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

敢專令人況於祖先之外又招許多淫昏鬼神入來家家事佛事神是多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令人之諂欲以求福不知何福之有

妖怪

孔子不語怪令應芳於妖怪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此或可少祛其惑矣

鄭厲公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

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左氏傳

荀子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

非也

史記曰亳有祥桑榖共生於朝一莫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揚子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法言

亳州有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人牽多死李德裕嚴勅人邏捕絶之且言昔吳有

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塡塞以絶其妄源上從之唐書

蔡州妖尼于惠普妄託佛法言人禍福士大夫多稱神尼歐陽文忠公自少力排佛氏故獨以為妖尼嘗有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羣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藥悞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其異

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能知牛前世尚不足信彼二牛安能記前世姓名又能曉人言而應乎且人為萬物之靈其尤者為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謫之牛乃能自知乎坐人皆服明善錄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而得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之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

多有効驗因為立廟衆巫數十帷帳鐘皷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魚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廟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風俗通論

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揵户滅燭匿童稚以黄紙薰灶置門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言行錄

張忠定公為郡守時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郡縣譊譊至莫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訪市肆中如有人敢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於市即日帖然市肆如故明善錄

祥符中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兩至其庭而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無敢怠者孔公道輔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

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亦誣乎惑吾民亂吾俗者殺無赦以手版擊其首遂斃於前蛇無異焉擊蛇錄

程明道先生為上元令茅山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奏云一龍於半途飛去土人嚴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遺書

先生在鄠有僧舍歲傳石佛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

佛歳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先生在官廨有報曰鬼使扇先生曰他熱故耳又報曰鬼打鼓曰以槌與之其怪自滅

張南軒先生帥静江資慶寺有古佛袈裟每歳七月十五日為曬袈裟會鄉民畢集男女雜沓捨衣施錢以千萬計因之以成喧亂先生命一都監追取袈裟十餘件試以其一焚之曰古佛靈必當異悉焚之先

生笑曰令番百姓煞留得幾錢語錄

辨惑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辨惑編卷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邱桂山

謄録監生臣王鎮衡

辨惑編卷二

元　謝應芳　撰

巫覡

予蚤歲見巫者為親戚祀神吐鄙俚之詞儌漫謕之福輒蓋赧去之既長即拒絶其人雖見之亦不為禮吁閭閻無知之甿信而用之固無足責若大夫士亦信且惑焉能無愧乎苟欲正風俗

息妖妄擯巫者不用其在士大夫家始耳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吾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數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叩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

伯娶婦史記

漢武帝征和中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因是體不平江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數萬人漢書

白虎通論曰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類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宮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

左道論三國志

魏卞蘭為將軍常侍苦消渴明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疑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絶之不信汝曹所見勿為妖妄

唐肅宗朝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自隨馳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啟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通鑑

宋仁宗天聖元年禁巫邪先是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惑民病者不服藥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以上聞故詔禁之宋通鑑

范氏曰夫惑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通鑑

陳希亮知雲都巫覡斂民財祭鬼謂之賽火否則有火災民訌言衣紺衣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東都事畧

卜筮

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茍能斷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也必曰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不則死吁何其卦兆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他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蓍龜之靈也歴傳記述見聞集此篇與知者道

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禮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

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春秋左氏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荀子曰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

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太史公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矯言鬼神以厚人財厚以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污也前漢書

白虎通德論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所以先謀及卿士者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

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

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後為石顯所害胡氏曰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户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漢書

或問聖人占天乎揚子曰占天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法言

郭璞嘗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三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晉書

文中子曰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中說

柳子厚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

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毆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文集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噫亦惑矣遺書

晦菴先生曰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有何不

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鬼神也語錄

先生嘗與胡叔器論卜筮有曰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語錄

東萊先生曰卜筮之理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言已一吉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神禹之疇矣曰

龜從筮從而已矣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而驗愈疎付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博義

洪內翰曰古謂龜為卜筴為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應之至精齋

戒乃請問不相襲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冗雜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容齋隨筆

九峯蔡氏曰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書集傳

治喪

喪禮之廢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廢禮尤甚其一鋪張祭儀務為觀美甚者破家蕩産以侈

聲樂器玩之盛視其親之棺槨衣衾及若餘事也其二廣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經旬踰月以極齋羞布施之盛顧其身之衰麻哭踊及若虛文也斯二者非害禮之甚者乎然而祭儀之設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習以成俗無有貧富貴賤之間否則人爭非之殊不知彼浮屠之有識者猶以其事為恥可不悟哉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令也茍未能純用古禮必先去此二

者之弊以盡夫哀痛慘怛之實則禮雖不足亦可以弗畔於道

禮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别親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

節也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漢文帝遺詔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漢書

光武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亂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明帝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縻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

寒絶命於此豈祖考意哉

石昂父平生不喜佛説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北史

魏中書令髙允以文章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喪葬不依古式乃諌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凡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

可不慎

姚文獻公遺令戒子孫曰昔周毀經像而脩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唐書

司馬文正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朞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

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生含氣血知痛癢或翦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黄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剌史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

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為此則中智所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文集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遺書

朱子知漳州諭其民曰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停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者並立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

責其供備飲食明善錄

張忠宣公曰愚民無知喪葬之禮不遵法度裝迎之際務為華飾墟墓之間過為屋宇及聽僧人等誑誘多作緣事廣辦齋筵竭産假貸以侈靡相誇不能辦者往往停喪不以時葬曾不知喪葬之禮務在主於哀敬隨家力量使亡者以時歸土便是孝順何在侈靡乎

真文忠公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

司馬氏闢之尤嚴然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而有殷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

釋老追薦之說誠為誑世然僧死則不用道道死則不用僧今儒家者讀周孔之書死乃用釋老之薦豈非

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考歲略

擇葬

擇地以葬其親亦古者孝子慈孫之用心也但後世惑於風水之說往往多為身謀使其親之骨肉不得以時歸土又不若不擇之愈也今予首述前輩端確之論以破偏信者之惑後以考亭西山之言折衷之

呂才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窆不毁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毁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擇時

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敎敗禮莫斯為甚（通鑑）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隴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

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

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於壙中何𦵏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召

張生許錢二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家迄今亦

無他故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

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可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五患既慎則又掘地必至四五尺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焚者出不得已若不可遷就同焚矣至其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而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之也

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
左右相對而啟穴也今之葬者執信風水五姓將求
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繆按葬者
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
昏黑也而葬者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
如何用之又曰己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
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
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

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

周益公曰漢袁安父殁使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於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獄之連繫還匈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亦足以垂勸而世之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禍福一繫丘墓殊不問行己之如何於是庸師妖

巫始得以售其術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起自孤寒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為法名家此亦范史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塞不修人事而以衰安為口實者明善錄

晦菴先生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爾文集

西山先生曰按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爾非若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子曰卜其宅非卜其地之美惡也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擇焉苟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己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其山强則其

支富其山弱則其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
陰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
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
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文集

趙忠懿公昞族葬圖說曰凡為葬五世之塋當以祖墓
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
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
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

紀雖奉先之祀僅伸於四親而袒免以還不復相録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掃疎遠咸集餕福胙相勞苦序閭閻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為之圖說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

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按朱文公家禮祠堂為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從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嗣子易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于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子不別嫡庶不分孰為妻及繼室所出孰為側室所出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凡或弟所生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尊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

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為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列東西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為人子弟者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

尊尊也知其有祖而不敢私祔其父也

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

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

昭與昭併穆與穆併凡弟同列祖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穆制也

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

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為上

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

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令謂凡妾之柩當比正妻繼室稍南與夫同封亦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亦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凡已婚娶即為成人按周禮周人以殷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注曰椁大於棺以木為之堲者火之餘燼治土為甎而四周于棺之之坎也考此亦可以見古人視長殤與中下之殤禮亦異矣故令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

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歿則居西後歿者次其東女子先歿則居東後歿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為序按周禮先王之塋子孫從葬而諸侯之祔者則前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為尊卑同朝廷之禮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爾但當以齒為序而今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

序不以齒不期夭也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

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

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

必使每行共為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程子曰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故令葬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始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在子妾之北曾玄以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為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為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令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歿與路人不異據經揆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逖屬宗法之遺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

苟非貧乏塗遠不祔于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尸沉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棄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東 分心九步 各空九步

昭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祔其墓之東妾比女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祖及昭穆皆北首 神道東西濶五步各祔其墓之西南妾比女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女之三殤列葬

穆

陪葬

西 分心南北 各空六步

各空六步

妾之子 妾之孫 妾之曾孫 妾之玄孫

凡陪葬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齒為序

殤之女 殤之孫女 殤之曾孫女 殤之玄孫女

於北葬女還家亦祔焉先葬者居東後葬者皆次其西不以齒為序 凡葬祖後者皆南首祖正北東西空三步男子長殤雖未娶亦居昭穆中殤已娶者亦然其未娶者 殤皆葬於北先葬居西後葬者次其中不以齒為序

殤

子之殤 孫之殤 曾孫之殤 玄孫之殤

后土壇

辨惑編卷二

辨惑編卷三

元 謝應芳 撰

相法

相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為愚嘗謂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

眹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顔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孟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顔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

而心順之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魏中領軍王肅年六十二疾厲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朱達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肅竟卒三國志

韓子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倛者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

非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美而澤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為不失也文集

柳貞公渾年十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巫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

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益力其在童幼不惑於怪譎矣子厚文集

國語云校魚生其母視之曰必以賄死楊食我生成向之母聞其聲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柳子非之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定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皮氏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類龍某類鳳某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

蓋不能自相其心者也相解篇

黃山谷先生曰世俗從相貌觀人之法是大不然福本無象何以觀之惟視其人之淺深耳又曰觀人之壽夭必視其用心夫動入欺誑者豈長世之人乎林間錄

胡忠簡公曰世俗所謂骨相之至貴者宜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比堯舜

而嵇李可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狼蒙倛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倛陽虎亦如蒙倛竇將軍鳶肩馬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竇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勲乎　文集

祿命

昔之人以陰陽二行推測祿命而知死生禍福

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若今之汎汎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為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果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幸而獲免聖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

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臆中何足信哉

呂才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也何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不求有得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盜跖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

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李翺命解

柳氏家訓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

熈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

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令歲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以此知所謂命者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卻掃篇

邵康節有疾張横渠問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張曰載尚何言事畧

或問朱子曰數學如康節之說皆一定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隂陽盛衰消長大數可見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

潘時舉問曰孟子之言命與今世俗之言命者正相反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在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先生云莫非命者

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如此便是紂說不有命在天相似

有日者謁黄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鶴林玉露

方位

方位細事也然庸巫謬卜從而神之禁忌百端祈禳無已甚者毀垣撤屋有不能一朝居者其為害亦豈小哉爰述所聞以牖愚俗

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隊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失又惡有不可焉

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漢書曰隂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吕才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宫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

古義理乖僻者也 唐書

唐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子孫世為司隸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宣政殿廊壞將作奏十月魁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命修之

代宗葬元陵將發引上見轀輬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曰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續通鑑

時日

夫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隂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

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棄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後漢

後魏武帝討賀驎太史令姚崇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王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進兵大破之北史

宋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南史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唐書

張公謹卒太宗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

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中安有所避遂哭之

代宗葬元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唐莊宗將攻梁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决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八日而滅梁 五代史

程子曰如陰陽擇日之事令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總不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

便不忌次日豈遂不衝太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遺書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耶曰愔固無疑在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曰毁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亦將毁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

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薙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絶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

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用兵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田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吉凶何有哉

洪内翰曰漢武帝時有娶婦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官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

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歷卜諸家自古皆不同矣姑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容齋隨筆

辨惑編卷三